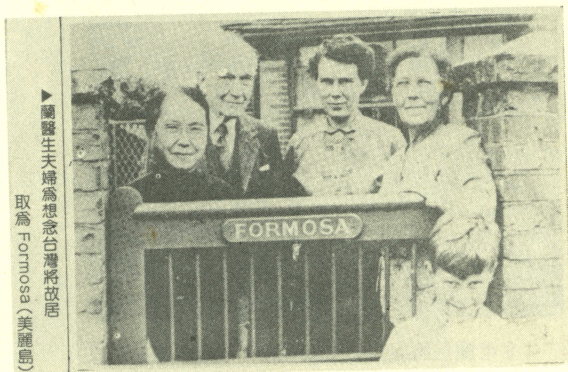


臺灣的史懷哲

—— 向蘭氏一門致敬

許明暉



▲蘭醫生夫婦為想念台灣將故居
取為「FORMOSA(美麗島)」

史懷哲醫師一生獻身非洲，其事蹟為許多人所熟知，因此有人說史懷哲是二十世紀愛與關懷的代名詞。早在史懷哲醫師初抵非洲（西元一九一三年）之前，有一位英國海外宣教會的醫師蘭大衛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M. A., M. D.）稟持着絲毫不遜於史氏的愛與關懷來到臺灣本土傳道，並且獻身醫療工作。他創立彰化基督教醫院醫治台灣人民身心的疾痛，達四十年，為台灣的現代醫學揭開了序幕。他的夫人連瑪玉女士（Miss Marjorie Learner），兒子蘭大弼（Dr. David Landsborough M. D M. R. C. P.），媳婦高仁愛醫師也相繼獻身台灣的醫療工作，他們一家在台灣近代醫學史上，寫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百年前臺灣的醫療

在馬關條約（西元一八九五年）台灣尚未割日之前的數十年，是近代台灣醫學史上的「教會時期」。

一些兼具醫師與傳教士身份的宣

教師，為美麗之島首先引入了現代醫學的訊息，為今日蓬勃發展的醫療事業，埋下了種子。

當時，台灣南部有馬雅各醫師（James L. Maxwell M. D. 西元一八六五年抵台），盧嘉敏醫師（Dr. Gavin Russell M. D. 西元一八八八年抵台）等人，北部則有馬階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西元一八七一年抵台，他本身不是醫師，而是學過拔牙技術的牧師）稍後，西元一八九五年畢業於愛丁堡醫學院蘭大衛醫師從英國、經香港、廈門、到達台灣，展開長達四十年的醫療傳道工作。

草創彰基

西元一八九六年蘭大衛醫師抵達彰化，他先以當地的禮拜堂作為診察和治療之所。兩年後因求診人數，日漸衆多，教堂容納不下，所以在教堂旁邊的空地上，建造了一所頗具規模的醫院——計有男病房兩棟，女病房一棟，可收容住院病患十名，此外尚有會客室、手術室、配藥室、候診室

（兼禮拜聚會之用）還有一間廚房，可供患者家屬開伙及洗刷之用。這所醫院是台灣中部第一所醫院。當時醫院的全名是英國宣教會設立彰化基督教醫院（英立彰化基督教醫院），屬於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會的財產。

西元一九〇六年，蘭醫師又在舊址附近購得一塊地皮，興建新醫院，第二年竣工遷入，此即為彰基現址。

醫療與傳道緊密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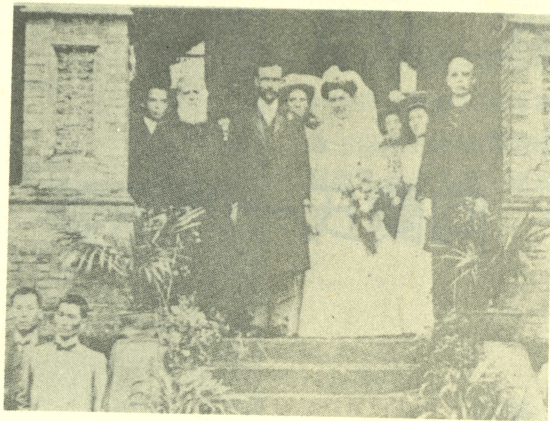
蘭醫師是英國長老教會派出的醫療宣教師，因此他的行醫與傳道密不可分。

據當時蘭醫師的一位助手，王光瞻先生回憶說：「醫館每週一、三、五為門診日，這一天的患者平均有三、四百人，由於醫院人手不夠，非常忙碌。來看病的，只要參加當天上午的禮拜，就發給證明，不予收費，每週二、四、六為手術日，由蘭醫師為患者開刀……」

由上面一段話一個非基督徒，可能會認為這是把醫術作為傳道的一種



↑老蘭送醫與五位早期學生。在老蘭醫師左側的是顏振聲。



↑1912年11月22日老蘭醫生與連瑪玉姑娘在淡水英國領事館舉行結婚典禮。

手段，但筆者却認為，以蘭醫師而言，醫術是他基督精神的發揚與實現（筆者亦非基督徒）。

綜觀蘭醫師一生的許多事蹟（後述），我們可以確信，他的愛心是超乎種族與宗教的。雖然有許多人因接受蘭醫師的治療，而成爲基督徒，但我相信，感動他們的必是蘭醫師的愛心與犧牲奉獻的精神，而不僅僅是高明的醫術。

培育後進

台灣第一所醫學院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成立於西元一八九九年，可是最早期的醫學教育，却在醫學校成立之前，就由西方傳教醫師所展開。

以蘭醫師爲例，他爲了應接日益繁重的醫療工作，不得不就地取材，以迅速有效的方式，訓練出一批醫療工作上的助手。於是蘭醫師在他的教會中挑選了幾位聰明幹練的台灣青年，一邊帶着他們做些診療助手的工作

，一邊教他們一些基本的醫學知識。教會的醫院事實上也就負起了現代醫學教育的任務。

這些醫療助手們，在日人佔據台灣後，取得了「限地開業醫師」的資格，在當地負起醫療工作，成爲本土第一代現代醫學的工作者。更重要的是，第一代「限地醫師」的後代，很多或在台灣，或在日本，或在英國，受正式的現代醫學養成訓練。這些人學成後，又多成爲台灣醫學史上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而他們的家族也成爲世代學醫的望族。

以前任衛生署長——顏春輝博士爲例，他的父親顏振生即是蘭醫師早期的學生之一。

確立醫者形象

除了直接培育後進外，蘭醫師亦樹立了醫者的崇高形象，使當時很多人，鼓勵子弟學醫。

彰基前小兒科主任許文任醫師的父親——許現醫師即是其中一例。

許現醫師的父親（即許文任醫師的祖父），因患了骨髓炎，而住進英立彰基。當時彰基只有蘭醫師一人孤軍奮鬥，許現醫師，當時不過十五、六歲，爲了照顧父親，亦住在醫院裏，因而目睹了蘭醫師之爲人，他的父親病癒之後，對許現說：「你將來要學醫，像蘭醫師一樣。」許現回答說：「當我做了醫師時，不知社會上已有多少個醫師，我恐怕連飯都沒得吃！」他的父親聽完後厲聲地說：「你若能當醫師救人的話，即使將我的產業賣掉，我也心滿意足。」不久，許現的父親病逝，許現把其父的話，當成遺囑，努力求學，以小學六年的同等學歷，考取了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校（一般考生的資格是小學高等科二年畢業）

後來許現醫師回到彰基服務，而後其子許文任醫師，許文憲醫師也先後回到彰基任職。

賢內助加入工作



☞ 老蘭醫師全家福。
↓ 老蘭醫師與赤脚的小蘭醫師童年。
(前排右起第八位)



蘭醫師廿五歲抵台（西元一八九五年）後，一直忙於醫療傳道的工作，因而保持單身歷十七年之久。直到遇到連瑪玉姑娘。

連姑娘亦為英國宣教師。二十三歲時進入愛丁堡女宣教師學院，畢業後被英國女宣教會派遣到台灣。連姑娘初抵台灣時，在台灣長榮女中執教英語與音樂，並利用週末從事宣教學工，及學習閩南語。

連姑娘與蘭醫師在宣教師會議上見面。有一位宣教師知道連姑娘對蘭醫師印象不錯，遂藉機向蘭醫師提起，蘭醫師原本不相信，但經那位宣教師鼓力，終於提筆寫求婚信。而連姑娘收信後，第二天便回信允諾。

後來在一次教會的聚會中，連姑娘，提到這段往事，頗為傳神，節錄如下：

「有一天下午，張先生娘帶我（連姑娘）出去訪問回來，發現我的桌上有一封信，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寄來的，打開後，才曉得是衆人所稱呼的「蘭醫師」所寫的，心中很奇怪，

當我看下去後，不禁心跳臉紅。在信中蘭醫師要我和他結婚，我嚇了一跳，當夜輾轉不能入眠，好像有很多心事，於是懇求上帝幫助，我不曉得蘭醫師有什麼陰謀？因為我的父母親在很遠的地方，沒有人可以商量，當夜我自己思想、考慮、祈禱，懇求上帝與我同在，幫助，不久，好像是上帝指示我『這不會是謀害你命的！』於是第二天立即回信答應。」

連姑娘與蘭醫師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淡水英國領事館舉行婚禮。那時蘭醫師四十二歲，連姑娘二十八歲。

蜜月之後，蘭醫師及夫人回到彰基工作。起初蘭醫師夫人不太習慣看見外科手術，如取出腹中死胎，割除腫瘤、及截肢手術等。後來為了協助辛勞的蘭醫師，乃勇敢挑起護理工作，關照婦女、嬰兒、及住院病人（那時彰基尚無正式護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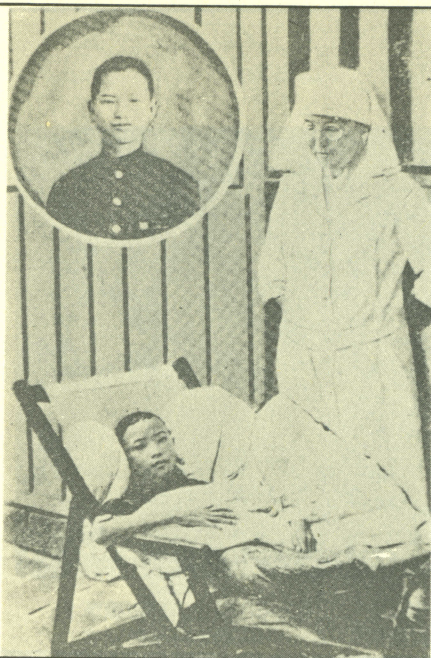
蘭醫師夫婦結婚滿二年後，蘭大衛第四世出生，即為日後克紹 裘，繼承父志的蘭大弼醫師（英人長子與父親同名，中文為了區分，稱其子

為大弼，而別於父親大衛，亦分稱為老蘭醫師及小蘭醫師）。

切膚之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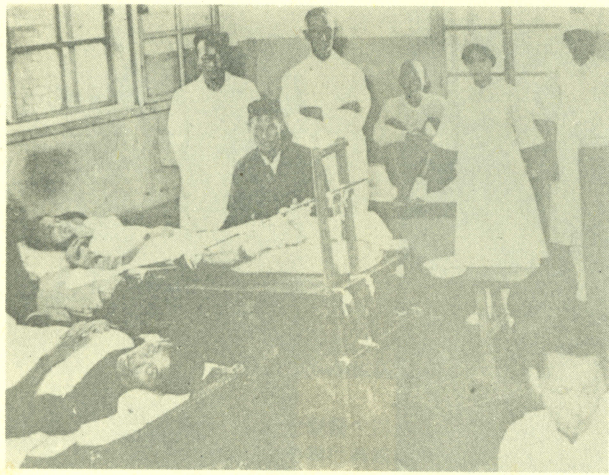
老蘭醫師夫婦在台期間，有許多感人的事蹟，其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蘭醫師親自割下夫人的皮膚移植給一位幼童的故事。

這件事發生於一九二八年，那幼童名字叫做周金耀。周金耀出生甫滿四個月，父母即因家貧將它賣給同鄉之人為養子，其養父家亦赤貧。周金耀十三歲時，有一天被石頭絆倒於庭前，跌傷右膝關節，傷勢不算嚴重。但因傷口被細菌感染化膿，加以處置不當，才逐漸惡化，最後經人介紹到彰基求治，當時蘭醫師一家前往中國大陸山東省渡假未返，暫由一文醫師為其療傷，蘭醫師返彰後，才由他親自照顧。當時周金耀的傷口糜爛長達一台尺，有可能併發成骨髓炎，介時將難逃截肢之命運。蘭醫師認為，唯有植皮手術才有希望挽回情勢。



切膚之愛—老蘭醫師夫人與周金耀。

早期彰基一隅。



可是當時周童體弱，不宜割取其自身皮膚，蘭夫人因此建議蘭醫師割取她身上的皮膚，移植到周金耀的患部。蘭醫師首肯後自蘭夫人脚跟割下了四塊皮膚，移植到周金耀腳部的無皮傷口。這次把白種人皮膚種到黃種人身上並沒有成功。後來用周金耀自己左大腿的皮膚，進行第二次手術，才算成功。

周金耀痊癒後，成為基督徒，神學院畢業後擔任牧師的工作，曾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最高職份——總會議長，他曾說：「那割下的四塊皮膚並沒有補粘在我身上，但這個印象却深深灼燙在我的心靈上，使我深受感動，一生無法忘懷。」

今天周金耀牧師已經去世，可是這段「切膚之愛」的美談却仍為人們所傳頌。

高雄醫學院前院長杜聰明先生，聽到這件事後，請了一位畫家，把當時的情況，繪成油畫，掛在醫學院裏，做為教導該院醫學生的教具。

有一次蘭醫師夫人到高雄，杜院

長請她向學生現身說法。蘭夫人以下面一段話，勉勵醫學生，她說：

「我愛你們台灣人，割我的皮補金耀的腳，大家都歸功於我，但蘭醫生愛我，我也愛蘭醫生，我只是肉體上的痛，蘭醫師則是心靈上的痛，那種痛，比我的更加厲害，你們以後做醫生，皆應愛自己的同胞……」

繁忙的醫務

老蘭醫師時期的彰基，繁忙的醫務可由下列幾段老蘭醫師所寫的記錄而略知一二：

「住院病患的人數遠超過病床數目，七十五張床位的醫院竟收容了一百三十~一百四十位病患。許多病患是遠道而來，我實在是無法拒絕他們。」

「瘧疾是本島的災禍，大部分農人都染有瘧疾。下田工作的人們，多半帶着蒼白貧血的面容，看了實在令人難過，因瘧疾而死亡者，每年都是數以百計。」

「眼疾尤甚普遍，我對眼睛所施行的手術，比身體其他任何部份所施行的還多，白內障病患很多，能夠為這種病患施行手術使他們得以恢復視力，實在令人興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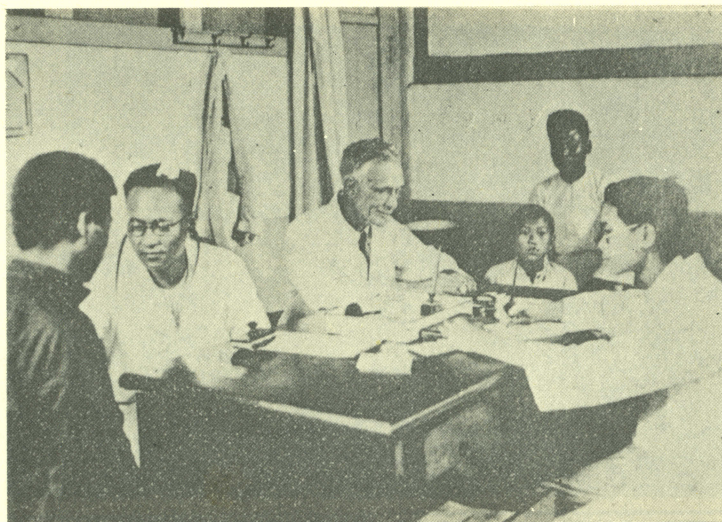
「我常碰到被水牛、狗、蛇所抵傷或咬傷的病患。」

「對鴉片的狂熱實在可怕，只要瞥見那些吸食鴉片的人蒼白憔悴的顏色，就能體認鴉片的為害；很多吸食鴉片的人到醫院來住一個月，以使得醫治。」

除了在院內治療病人外，老蘭醫師尚得出去「往診」——帶着輕便的器具，到病人家中為無法到醫院求診的病人看病。通常「往診」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如果到較遠的地方則需坐火車，據說有一次，他到某地往診，回程時錯過了最後一班火車的時間，站長知道他尚未上車，於是下令全車等候老蘭醫師，可見當時他的行跡，已經受到普遍的尊重。

老蘭醫師二十五歲時抵達台灣，六十五歲時（西元一九三六年）正式退休離開台灣，回到英國，這整整四

⇒ 老蘭醫師門診與開刀情形。



十年中除了西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九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長期離開台灣外，其餘時間幾乎全部在台灣從事於醫療傳道的工作。

西元一九三六年，老蘭醫師退休帶着一家啟程返英的那天，投說彰化火車站，人潮洶湧，送行的民衆，高達一千多人，蘭醫師帶着夫人與女兒蘭仁愛留下愛心，帶着無數的祝福離開了彰化。

蘭醫師一家，回到英國後仍懸念台灣的一切，爲了紀念台灣，更將他們的寓所命名爲 Formosa。

小蘭醫師賡續父志

蘭大弼醫師（即小蘭醫師）在台灣渡過他的童年，十八歲時（西元一九三二）回到英國進入倫敦大學醫院就讀。畢業之後，志願作宣教師到中國大陸福建省泉州晉江縣惠世醫院擔任院長職務。

二十五歲的小蘭醫師，在烽火連天的泉州城內，立即展開他和民衆，

士兵傷口及流行病的艱苦搏鬥，抗戰勝利後，小蘭醫師回到英國結婚，他的新娘是一位專攻婦產科的高仁愛醫師。婚後第二年小蘭醫師夫婦，再度回到泉州城，直到民國四十年，才被迫離開中共統治下的泉州，結束十二年在中國大陸的醫療傳道工作，在返英的路程中，小蘭醫師特別回到台灣探訪他幼年出生之地——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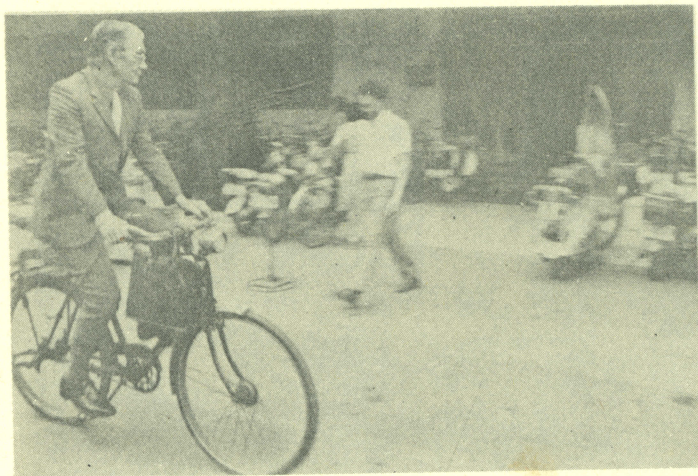
當時彰基董事會聘他擔任顧問醫師，於是小蘭醫師夫婦回英後，第二年（西元一九五二）便又回到彰基，開始他在台灣長達二十八年的醫療傳

道生涯。

兩年後，小蘭醫師被聘爲彰基院長，這時候的彰基已由英國教士會贈給台灣長老教會，由英立彰基變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屬下彰基。

承先啓後

小蘭醫師擔任院長後，爲培育優秀的醫師乃選派院內醫師前往英國深造，同時也致力於醫院的有形建設，奠定了今日彰基二級教學醫院的基礎。



◀小蘭醫師與他的座車。

↓蘭大弼醫師在1952年回到彰化繼任院長



此外值得稱道的是，小蘭醫師，對醫院行政所堅持的許多原則。

他十分關切藥廠和個別醫師的關係，雖不明說不許醫師收取藥廠的回扣，但由他認真調查藥價結構上，每一個醫師都能清楚瞭解到他的立場。有一次爲了這個問題，小蘭醫師就曾一口氣辭去數位年輕醫師。

另外亦不准院內醫師在外開業，甚至連父執輩有人在彰化市開設診所的，都不准申請院內同樣科別的職位。

在今天醫德普遍低落，醫院紀律不彰的情況下，小蘭院長雖已離開彰基，但這些原則仍爲彰基所嚴格遵從，令人不得不敬佩他的感召力量。

醫者父母心

在民國四十年代末期，台灣中部的血液科病人——例如白血症，再生不良性貧血等，都到彰基求治。當時醫學還沒有今日發達，對這類病人最好的療法通常就是輸血。每當病人需要輸血，又因貧困而無力購買昂貴的

血漿時，只要病人血型與蘭醫師相合，他便毫不猶豫的輸血給危篤的病人。

據當時在彰基外科工作的蔡陽昆醫師回憶說：「我和蘭院長同事的七年間，光只在外科，蘭院長夫婦輸血給窮苦病人的次數就難以計算。」

在基督教信仰中，血代表着愛、犧牲、獻祭和拯救，我們可以再度印證，蘭氏父子，將醫療與傳道緊密結合。他們不必用口述說，因為他們所行的，確已是基督精神的再現。

當時彰化街頭，經常有一個美麗而感人的鏡頭出現，那就是小蘭醫師，騎着自行車穿梭於醫院與宿舍之間。

彰基董事會曾多次建議，要爲蘭院長買驕車代步，但是都被蘭院長所拒絕。幾十年，他都騎着那輛出名的腳踏車。

也許正因爲小蘭醫師，是如此一位信仰虔誠，自奉簡樸的基督徒，才能感動醫院其他的工作人員，竭力地爲病人服務。

小蘭醫師在西元一九八〇年退休返英。他離開時，當年歡送他父親的熱烈場面再度出現。不只是醫院的員

工捨不得他離去，連鄰居都爲他的離去而覺得惋惜。

特別有趣的是，他的街坊鄰居，特別組了一團舞龍陣給他送行，爲表熱誠，由蘭醫師的住處，舞到彰基，再舞到火車站，然後又包車赴中正機場，準備再舞一場，後來因機場警衛干涉，才不得不作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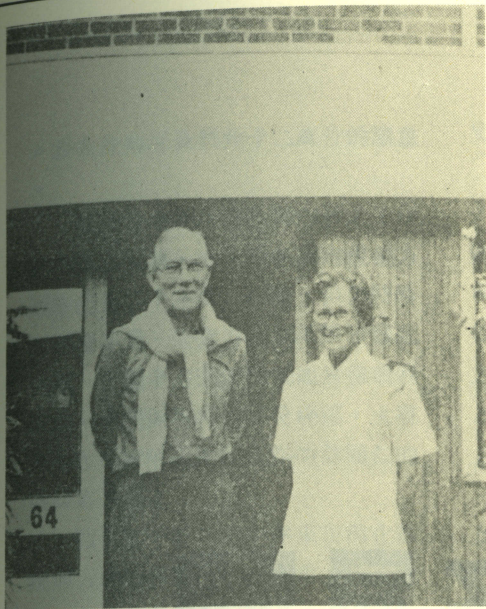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彰化居民是如何地敬愛這位爲他們奉獻近三十年歲月的長者了。

溫柔、堅定、支持的手

「在繁重的工作壓力之下，內人每天所給予我的情誼和精神上的支持，成爲我不能缺少的幫助，而我虧欠於她的，都是非語言所能道盡。」這是小蘭醫師離台前夕所說的一段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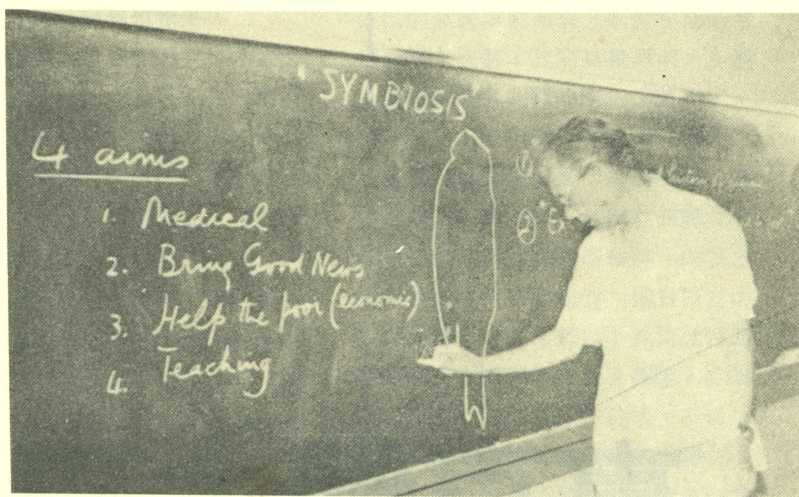
從一個向來不諱揚自己的人的口口，這一段謙抑的謝意，正好說出小蘭院長夫人——高仁愛醫師充滿信德，支持小蘭醫師一生事業的偉大貢獻。

今天，彰基的婦產科，即由高醫



↓小蘭醫師退休離台前夕仍不忘向該院員工提醒該院四大目標。

⇒蘭大弼醫師與蘭醫師娘。



師建立，而筆者亦為高醫師所接生無數嬰兒中之其一。

高醫師在醫院中，不遺餘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除了接近離台的幾年外，從不支領醫院分毫薪水。

她說：「我是院長聘的，英國教會沒有聘我，我不該支薪。」可是只要需要她的幫忙，她就會立刻趕到醫院，和其他的同仁為救治病人賣力工作至深夜。

高仁愛醫師永遠謙遜地站在小蘭醫師背後，不發言，不表露自己，用一隻溫柔、堅定而又支持的手扶着他所敬愛的小蘭醫師，共同為台灣人民犧牲奉獻。

蘭媽返彰

台灣人俗稱醫生的太太為醫師娘，醫師的母親醫師媽。由於小蘭醫師的原故，老蘭醫師娘就升格為蘭醫師媽，亦有人簡稱蘭媽。

老蘭醫師夫婦退休後一直居住在英國。西元一九五七年老蘭醫師逝世

。過了兩年，蘭媽回到彰化與其子小蘭醫師同住。

對這位曾照顧彰化居民數十年的祖母，大家對於她的再次來到都給予最誠摯的歡迎。

當時蘭媽已經七十五歲年紀雖大，但却仍熱心從事於各種傳教工作。

而小蘭醫師夫婦也對她非常孝順，除了平時悉心照料外，每逢星期日都用輪椅推她到蘭大衛紀念教會作禮拜，絲毫不讓注重孝道的中國人專美於前。

西元一九八〇年，蘭媽隨退休的小蘭醫師夫婦，返回英國時已是九十六歲高齡，可是仍然神彩奕奕。

西元一九八四年，是蘭媽百歲生日。彰基組成了一個蘭醫媽百歲慶祝團，一行六十人，飄洋渡海到英國，去為這位大家敬愛的祖母祝壽。生日當天，蘭媽並接到英國女王祝壽的賀電。

一直到西元一九八四年八月廿九日，有「切膚之愛」的蘭媽才壽終正寢，結束她熱愛世人，犧牲奉獻的一生，給大家留下無限的追思。

基業永奠

蘭氏一家兩代，在台灣，默默耕耘將近七十年。離台時，兩袖清風，除了誠摯的友誼與終心的祝福外，什麼也沒有帶走。

七十年間，為台灣人民解除了無數身心的疾苦，更為後世留下一所設備完善的醫院。

今日彰基業務蓬勃發展，目前正在蘭醫師舊宅興建一所現代化的醫學中心，完成後將使彰基成為一所更為完備的醫療殿堂。

當我們想起，這一切是由一個宣教師，離鄉背景、飄洋過海，為愛與奉獻留下血汗的成果時，實在不得不令所有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醫者深思！

- 1. 彰基創設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 2. 蘭醫生媽紀念專輯
- 3. 立達杏苑 第二卷第二輯